

沈劍英 著



# 敦煌因明文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敦煌因明文獻研究

沈劍英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因明文獻研究/沈劍英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25-4905-4

I. 敦… II. 沈… III. 佛教—因明(印度邏輯)  
—研究—唐代 IV. B9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04216 號

---

書名	敦煌因明文獻研究
作者	沈劍英
責任編輯	府憲展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a href="http://www.guji.com.cn">www.guji.com.cn</a> (2) E-mail: <a href="mailto:guji@guji.com.cn">guji@guji.com.cn</a> (3) 易文網網址: <a href="http://www.ewen.cc">www.ewen.cc</a>
印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26.75 字數 366,000
印數	1—1,300
國際書號	ISBN 978-7-5325-4905-4/B·633
定價	88.00 元

---

## 自序

敦煌遺書出土百年，中外學人慕之者衆，各就所長精研深思，續有專集問世，成其顯學，是謂敦煌學也。

癸亥(1983)夏，首屆因明學術交流會於敦煌揭幕，予與會友曾參訪莫高窟，憑弔藏經洞。其時予於敦煌學唯薄致聞思而已，未詳出土遺書中竟存因明寫卷。歲月如流，十數年後予始得淨眼法師兩種因明寫卷之影印件，是時，予正專致於《中國佛教邏輯史》之編纂，無暇他顧，故復延宕數載始得閒披閱寫卷。第時煙代遠，朽卷草字，辨識爲難，令予時生不堪之虞！然既犯至難，則須以自勝之心赴之，乃罔後艱。爰勉爲之，經兩度寒暑而點校並釋文甫成，遂奉請臺南湛然寺老方丈水月長老諱正。尋辱長老翰示，日本武邑尚邦教授所撰之《因明學——起源與變遷》一書已就淨眼因明二疏寫卷作出釋文，並惠賜相關影印件。後復承老友藤本隆志(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應予所請惠賜武邑氏《因明學》全本。拜讀之下，且慚且幸！所慚者爲予之孤陋寡聞，竟不知武邑氏早於1986年即已寫出釋文；所幸者，蓋二者釋文庶可互補也。拙釋後由華寶齋書社印成綫裝本(一函兩冊)，於壬午仲秋(2002年9月)公開發行。

嗣後，予復欲全面考察敦煌遺書中之因明寫卷並擇其要者委論之，經始壬午之冬，以迄丁亥(2007年)夏日，付五載辛苦，遂成是書。冀以塵露之微，於敦煌之學有所補益，是則幸之甚矣！

本書之出版，得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王元化教授並上海古籍出版社王興康社長、敦煌西域編輯室府憲展主任之鼎力支持，特致謝忱！

錢塘沈劍英涵之叙於滬上寓廬還芝樓

丁亥年(2007)中秋節



## Preface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have been excavated over one hundred year, and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As a result, quite a few numbers of research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concentrated on Dunhuang studies.

In summer of 1983, during the first symposium on Hetuvidya studies that was held in Dunhuang,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Mogao Grotto, and was present at the cave where manuscripts were once hidden. At that time, I had just acquired knowledge on Heduidya, and did not even know there existed Hetuvidya texts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 Time flied by and I later obtained a photocopy of two kinds of Heduidya manuscripts written by venerable master Jingyan. However, I then was occupied by writing a book on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Logic. It was a pity that I did not have extra time to read these texts until a few years later. Beyond my expectation, as I began the project, I found out that the scrolls were too fragmented with cursive script to recognize, which caused much difficulty for me to continue the project. Nevertheless, I decided to face the challeng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task I had chosen from beginning with. I had spent two years to read, punctuate and emend the text with commentary. Upon completion, I presented my work to the abbot of Zhanran temple in south Taiwan, whose name is Shuiyue, for him to correct. Soon afterwards, I received his letter telling me that there was a book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 Takemura Shōhō, entitled *Hetuvidya Study: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author had already studied Jingyan's manuscripts with commentary. Along with his letter, he sent me the photocopy of the concerned chapter in the book. Latter, my dear friend Takashi Fujimoto ( professor emeritus of Tokyo University) was kindly enough to send me the whole copy of the book. Upon

reading the whole book, I felt ashamed as well as relieved. What I was ashamed of was that I was too ignorant to know that the author had commented on the text years ago in 1986. What I felt relieved was that his commentary and mine could b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My commentary was later published by Huabao Zhai publishing house with traditional thread binding style (total number of two thousand books) in September, 2002.

Starting from there, I desired to study comprehensively the Hetuvidya scriptures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to choose some of them to do detailed analyses. The project took me five years to finish which renders the present form of the book. I hope that this book can be of beneficial to the Dunhuang study.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owes many thanks to the great support from the head of the Shanghai Research Group of Chinese Classics, professor Wang Yuanhua, the propriety of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Mr. Wang Xingkang,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ompilation office of the Dunhuang Western Region, Mr. Fu Xianzhan.

Shen, Jianying

Mid Autumn Festival, 2007

When this book is about to turn over the printing company, Mr. Wang Yuanhua, the leading contemporary scholar, departed from the world forever. I am greatly saddened by this news. However, I am relieved to know that his scholastic thought will certainly last forever. I am grateful to him for his generosity of giving me over ten books of his in the past. Mr. Wang paid much attention during my writing of this book. Upon the completion of my work, I was fortunate enough and was deeply touched that Mr. Wang made a telephone call for me to arrang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 cannot express my grief except to present my book in commemoration of him.

Shen, Jianying

10<sup>th</sup> of May, 2008

## 引 論

### 一、因明之傳入與唐代的因明研究

因明是佛家的論辯邏輯，隨著佛教之東漸而傳入中土。因明傳入中土分兩個階段。〔1〕第一階段在公元五——六世紀，即東晉末以迄南北朝時期，這一階段傳入的因明屬古因明系統。

佛家古因明以《方便心論》為最古的專門文獻，它最初由佛馱跋陀羅(359—429)於東晉末在建康(今南京)道場寺譯出，後又由吉迦夜與曇曜於北魏延興二年(472)重譯。至梁簡文帝大寶元年(550)，真諦(499—569)又逐譯並註釋了世親的《如實論》，這是一部古因明的集大成之作。然而從佛馱跋陀羅到真諦等所譯或所釋的古因明在當時的思想界中並未引起重視，以致佛馱跋陀羅所譯的《方便心論》以及《如實論》的真諦疏釋在面世不久即告散佚，連真諦所譯的《如實論》最終亦成殘本。儘管也有一些文士的事蹟與因明有關，如《世說新語》最重要的註釋者梁劉孝標(457~521)參與了《方便心論》的重譯〔2〕，梁劉勰(約465~約532)作《文心雕龍》深受因明方法論的影響〔3〕，但這只是個例而已。

因明傳入中土的第二階段在七世紀中葉，即初唐時期。這一階段傳入

---

〔1〕 此指因明傳入中原地區的情況，不含宋以後由印度傳入西藏地區的因明(藏傳因明)，那是因明傳入中國的第三階段。

〔2〕 吉迦夜與曇曜重譯《方便心論》時，劉孝標為筆受。據《大唐內典錄》卷四說，此據《宋齊錄》所云，見《大正藏》第55卷268c。

〔3〕 《方便心論》重譯時，劉勰尚在幼年(約七歲)，但成年後他篤信佛教，最後出家為僧。他的《文心雕龍》條分縷析，思慮密察，透現出因明方法的影響。

的是印度中古邏輯之父陳那(Dignāga 約 400—480 年間人)所創立的新因明系統,以玄奘大師所譯傳的大、小二論為標誌。

玄奘(602—664)是陳那的三傳弟子,他西遊天竺,攜回經卷六百五十七部,其中因明論有三十六部。自貞觀十九年(645)至麟德元年(664),玄奘致力於譯經凡十九載。在他所譯的經論中,與因明有關的共有九種,可約為三類:

古因明論:《瑜珈師地論》(卷十五)、《顯揚聖教論》(卷十一)、《阿毗達磨集論》(卷七)、《阿毗達磨雜集論》(卷十六)。

新因明論:《因明正理門論本》《因明入正理論》《觀所緣緣論》。

運用新因明的範本:《大乘掌珍論》《大乘廣百論釋論》。

在以上九種與因明有關的著作中,有的是煌煌巨著,如《瑜珈師地論》長達一百卷,是瑜珈行宗的根本論書,因明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有的卻是專門論述因明的,如《因明正理門論本》,儘管只有一卷,卻是陳那開創新因明的奠基之作,從因明的角度來說,此論是更為重要的。

大概玄奘有意要倡導這門新興的佛家方法論,所以在他譯經之初的貞觀二十一年(649)首先逐譯了商羯羅主的《因明入正理論》。商羯羅主是陳那的門人,他的這部論是學習《正理門論》的階漸之作。此論雖為短篇,翻譯費時亦僅一日而已,然譯場陣容強大,除譯主玄奘外,尚有綴文大德明浚筆受並證文,梵文大德明琰、慧貴、法祥、文備、道深、神泰詳證大義,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奉詔監譯,許敬宗還專為這篇只有二千餘字的譯文寫了近七百字的《後序》,這都是非同尋常的現象,反映了玄奘及其門下乃至朝野對這門佛教方法論重視的心態。貞觀二十三年(649)十二月,玄奘又譯《因明正理門論本》,由新羅人知仁筆受。《理門論》(大論)和《入正理論》(小論)是漢傳因明的基礎文獻。

玄奘大師在譯經之餘,復向譯寮僧眾傳授因明。其門下大德皆為博學卓識之輩,復得以入室請益,咨究疑義,於是各錄奘師口義而競造文疏,一時蔚為大觀。稽諸經錄、引錄和現存所見,奘門大德撰寫的因明大、小二論文



疏約有三十八種之多，茲列如下：

神泰(—646—)：《正理門論述記》一卷、《入正理論疏》二卷、《入正理論述記》一卷。

靖邁(—646—)：《入正理論疏》一卷。

明覺(—646—)：《入正理論疏》(卷數不祥)。

文軌(615? —675?)：《入正理論疏》三卷、《正理門論疏》三卷。

淨眼：《正理門論疏》三卷、《入正理論略抄》一卷、《入正理論後疏》一卷。<sup>〔1〕</sup>

文備(—646—)：《理門論疏》三卷、《理門論抄》一卷、《理門論註釋》一卷、《入正理論抄》一卷。

靈雋(—646—)：《入正理論疏》(卷數不詳)。

普光(大乘光，—645—664—)：《大因明論記》(《對面三藏記>)二卷。

光師之師：《正理門論疏》二卷。<sup>〔2〕</sup>

玄應(—646—)：《入正理論疏》三卷。

壁公：《入正理論疏》三卷。

利涉(—646—695—)：《入正理論要抄》一卷、《入正理論義疏》三卷。

定賓：《正理門論疏》六卷。

窺基(632—682)：《入正理論疏》(《因明大疏>)三卷。

憬興(—681—)：《正理門論義抄》一卷。

圓測(新羅人，613—696)：《正理門論疏》二卷。

元曉(新羅人，617—686)：《入正理論記》一卷。

玄范(新羅人，650—683)：《正理門論疏》一卷(或上、下二卷)、《入正理論疏》一卷(或云三卷)。

〔1〕 日釋藏俊《註進法相宗章疏》記有淨眼《入正理論別義抄》一卷，此當為《略抄》之異稱；日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錄》記有《入正理論疏》一卷，此當為《後疏》之原本。

〔2〕 撰者名號不詳，據《東域傳燈目錄》記：“光師之師親對三藏記之。”見《大正藏》第55卷1159c。

順憬(新羅人):《入正理論抄》一卷。

勝莊(新羅人,圓測門人,一701—):《理門論述記》二卷。

道證(新羅人,圓測門人):《正理門論抄》二卷、《理門論疏》二卷、《入正理論疏》二卷。

慧沼(650—714):《入正理論義纂要》一卷、《入正理論略纂》四卷、《二量章》一卷。

在上述諸師中,慈恩宗二祖慧沼系窺基弟子,然其初亦是玄奘門人。新羅僧勝莊和道證都是圓測的弟子,然勝莊因參與玄奘譯事,可與奘門大德普光、法寶比肩;道證則參予圓測同窺基的論評,以廻護師說而名聞京邑。此三大德都是玄奘時代的人,故一併列名於此。如果將奘門之外的呂才(600—665)所撰《因明立破註解》和法藏(642—712)所撰《因明入正理論疏》六卷也算入,則玄奘時代所出的因明疏記達四十種。許敬宗云:

三藏法師以虛己應物,闢此幽關,義海淼其無源,詞峰峻而難仰,異方秀傑,同稟親承,筆記玄章,並行於世。〔1〕

這是對因明譯傳初期出現的盛況的概括寫照。確實,諸師疏記多為親承玄奘大師口義之作。如文軌云:

軌以不敏之文,慕道膚淺,幸同入室,時聞指掌,每記之汗簡,書之大帶。〔2〕

這段話最為清楚地記述了他有幸忝為入室請益之列,得以恭錄三藏法師教言的情況,說明他的因明文疏乃是依據奘師口義撰成的。又如日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錄》記普光《大因明論記》後註云:“永徽三年六月日大乘光對面三藏記。”又在佚名所撰《理門論疏》後註云:“光師(即普光)之師親對三藏記之。”再如神泰的《理門論述記》,勝莊的《理門論述記》,元曉的《入正

〔1〕《因明入正理論後序》,《大正藏》第32卷13b。

〔2〕《因明入正理論莊嚴疏》(以下簡稱《莊嚴疏》)卷一頁二左,支那內學院輯本(以下簡稱“內院本”),1934年。又,《〈因明入正理論文軌疏〉校補》(以下簡稱《〈文軌疏〉校補》)卷一,本書第319頁。

理論記》，均以“記”為題，其錄奘師口義的本旨於此可明。

在奘門諸師眾多的因明疏記中，當數文軌與窺基的兩種《因明入正理論疏》最為著名。後人為區分這兩種同名論疏，習稱基疏為《大疏》。軌疏早出，是因明譯傳初期頗具影響力的一部著作，此時窺基尚年少，師事玄奘未幾。而《大疏》是窺基晚年所撰，且未能終篇而卒，後得門人慧沼續成。<sup>〔1〕</sup>《大疏》較《莊嚴疏》晚出約三十年，故窺基時稱《莊嚴疏》為“古疏”，大量吸納《莊嚴疏》的疏解，卻也不時提出批評。由於窺基能博采諸疏之長，故其《大疏》內容富瞻，最為引人註目。

嗣後，自慈恩宗三祖智周及其同門道獻、道邑以下續有因明疏記問世，亦頗具影響，總有二十種以上，茲列如下：

智周（慧沼門人，668—723）：《因明入正理論疏記》（《前記》）三卷、《入正理論疏後記》三卷（下卷未完）、《入正理論疏抄》（《因明略記》）、《纂要記》、《義斷記》。

道獻（慧沼門人）：《纂要抄》一卷、《入正理論疏記》三卷、《入正理論義心》一卷、《理門論導論抄》一卷。

道邑（慧沼門人）：《入正理論疏記》（《義範》）三卷。

如理（智周門人）：《纂要記》一卷。

清素（智周門人，—780—）：《入正理論義衡》二卷、《入正理論基疏記》三卷、《纂要記》一卷。

崇俊（智周門人）：《理門論註釋》四卷、《正理註釋》一卷。

從芳（智周門人？）：《因明疏記》。

淨首：《因明纂要記》一卷。

誓空：《入正理論義翼》三卷。

俊清：《因明疏抄》一卷、《因明疏纂要記》一卷。

〔1〕 慧沼《續疏》卷二末云：“於師曾獲半珠，緣闕未蒙全寶，因訓芻重之次，舉瑩而助曦光，其中文理是非，有智幸為詳定。”（支那內學院，1933年）

圓悟：《入正理論糅抄》一卷。

清幹：《入正理論疏》三卷。

利明：《入正理論義疏》三卷。

太賢（新羅人，道證門人，—735—744—）：《正理門論古跡記》一卷、《入正理論古跡記》一卷。

智穎（或作智頻）：《入正理論疏記》三卷、《入正理論纂要記》一卷。

擇鄰：《入正理論糅抄》三卷、《義斷記》三卷。

林法師（北川茂林？）：《因明入正理論疏抄》二卷、《纂要記》一卷、《義斷記》一卷。

另外還有一些因明疏抄因不明撰者的時代，甚至未具著者名號，故均未予列入。然僅從上列書目可知，玄奘時代及其後均出現了不少因明疏家，他們為因明在中土的流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 二、敦煌的因明寫卷

唐代的因明研究雖然在當時的思想界掀起了波瀾，甚至還引生出一場僧俗之爭，令朝野註目，然不過數十年的風光，因明之學即隨著慈恩宗的衰落而步入困境。自中唐以降，不僅疏家遽減，至北宋時，許多唐代大德的文疏均已亡佚，僅餘十一種而已！其中如窺基的《大疏》三卷尚在；文軌的《莊嚴疏》則已散剩第一、第二兩卷，其第三卷被誤題為窺基所撰，並另立題目為《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sup>〔1〕</sup>至南宋時，北方金熙宗黃統八年（1148）時雕印《大藏經》（《金藏》），只收錄了窺基《大疏》中、下二卷（佚失上卷），《過類疏》一卷，其餘疏記不幸散佚。然而塵封于敦煌石室的因明論疏卻不受世事所擾，終於安然地在洞中長眠了千年，直至清末以後才為世人所初知。

〔1〕 參見《義天錄》卷三，《大正藏》第55卷1176a、b。《過類疏》為《文軌疏》第三卷一事，本書《文軌及其因明入正理論疏》有專題論說。

敦煌遺書多達數萬卷，其中的漢文文獻百分之九十是佛教典籍，因明寫卷只是滄海之一粟，就我所知，約有七種，茲逐一簡述之。

1. 《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上殘本，唐文軌撰。此寫卷前半部殘缺，故無題名和撰號，然從其尾題可知，應是《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上，考其內容，復知原系文軌之疏。此疏殘本今存 172 行，約 6000 字。寫卷以秀逸之行草寫出，可惜殘損較多，且其背面還書寫了曇曠所撰的《金剛般若經旨贊》，由於正、背兩面字跡互透，更增加了閱讀的困難。此寫卷于 20 世紀初被英國考古探險家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收走，入藏大英博物館，現藏倫敦英國圖書館，編號 S2437。

2. 《過類疏》斷片，唐文軌撰。此寫卷無頭無尾，前後大段缺失，只剩下中間一小段殘文，僅 27 行，計 602 字。細檢其內容，知原系文軌《因明入正理論疏》第三卷中釋十四過類的一小部分文字，即十四過類中第五可得相似和第六猶豫相似的釋文，而且是不完整的。過去將此斷片擬為《因明入正理論疏釋》，不確。今且稱此為《過類疏》斷片。它以雋秀的行楷書成，風格穩重，是書法中的佳品。此斷片亦于 20 世紀初被斯坦因收走，原藏大英博物館，現藏英國圖書館，編號 S4328。

3. 《因明入正理論略抄》(以下簡稱《略抄》)，唐淨眼撰。此寫卷開首部分殘損，所缺部分當為敘言之類的文字，正文部分前四行有不少殘損的地方，以下可謂完整。《略抄》寫卷由於開首殘缺，故失題名和撰號，然據尾題可知此篇為何篇，復據《明燈抄》《大疏抄》的引錄而知此篇系淨眼所撰。從其內容來看，《略抄》除了詮釋《入論》的一些問題外，更多地是對文軌的《入論疏》提出批評和作補充解釋。淨眼的《略抄》不見經錄所載，然《永超錄》和《藏俊錄》均記有淨眼《因明入正理論別義抄》一卷，並註云：“或直云‘抄’。”〔1〕《略抄》當即《別義抄》之異名，很可能是敦煌寫卷的抄寫者在錄文時省略了一些內容而改題為《略抄》的。《略抄》對文軌《入論疏》的批評

〔1〕 見《大正藏》第 55 卷 1160b, 1143c。

瑕瑜互見，但體現了奘門弟子研習因明時善辯的學風。

4.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唐淨眼撰。此寫卷首尾不缺，因此篇題和撰號完在。《永超錄》記有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疏》一卷，此或即《後疏》之全本，《後疏》當即此疏之節本，即僅節錄其末後部分疏解真、似現量與比量，以及真、似能破的釋文。可能是節錄者考慮到所錄的僅為末後部分，故改題為《因明入正理論後疏》亦未可知。《後疏》除隨《入論》文句詮釋外，還對現、比二量和十四過類作了專題闡說，這是頗不尋常的。值得注意的是，《後疏》與《略抄》是合寫在一個長卷裏的，《略抄》在前，《後疏》在後，這似乎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因為《略抄》只說能立和似能立二門，而《後疏》則是詮釋後六門的，如此正好湊齊了八門。《略抄》現存 446 行，計 12478 字；《後疏》現存 508 行，計 13364 字。全卷由草書高手一人抄錄而成，筆法渾厚圓潤，風格前後一貫，行款緊密整齊，字體略帶隸意而非章草，屬草書寫卷中的上品。此卷于本世紀初被法國考古探險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收走，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 P2063。

5. 《因明論三十三過》一卷，此寫卷首尾完整，然無撰者名號。此篇內容只是對《入正理論》所說的三十三過稍作梳理而已，用例基本仍舊，偶有雙行夾註，亦僅是簡單的說明文字。可以說此寫卷乃學習筆記之類，並非因明論疏。此寫卷系利用廢紙的背面寫出，其正面寫有竺佛念譯的《菩薩瓔珞經》和實叉難陀譯的《八十華嚴》等經文，然而並不連貫。抄寫者將八張廢棄的經頁粘接起來成為卷子，〔1〕卷高 25 釐米，卷長 263 釐米，就在卷子的背面抄寫了《因明論三十三過》，計 73 行，每行約 26 字；緊接著還抄錄了一段《金剛經纂讀誦功德記》。〔2〕這段文字既無首題，而且後部缺損，但就

〔1〕 在此卷的正面和背面，都有大書的“兌”字，“兌”即“兌換”，即憑此因抄寫錯誤而被校經師批上“兌”字而報廢的經頁，可另兌新紙重抄。然而時人珍惜紙張，這類廢紙的背面常被用來抄寫其他文本。

〔2〕 《因明論三十三過》與《金剛經纂讀誦功德記》系同一人抄錄，因為抄寫兩文的筆跡相同。



是這樣一段不起眼的，似乎是隨意抄錄的文字，卻透露出一個重要的時間資訊，它記述說：“天曆元年，北山縣有一劉氏女子，年十九歲身亡。”天曆是元文宗即位時的年號，天曆元年即公元 1328 年，就是說，這個寫卷必形成於元代中期之後。由此又可引生出兩點啟示：第一，至少在元代中、晚期，猶有少數僧人在學習因明的基礎知識。第二，這份卷子並非藏經洞出土，因為藏經洞（今第 17 窟）的封洞時間一般斷為 1002 年—1014 年之間，而此卷要晚出一百餘年，顯然是藏經洞外之物，因此它雖屬敦煌遺書，卻不是藏經洞遺書。此卷于 20 世紀初被伯希和收走，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 P3024。〔1〕

6. 《因明入正理論》一卷。前部缺失，殘卷從宗過“四相違”列名開始，前缺 411 字。後部完整，有尾題和卷數。現存 109 行，每行 17 字左右，以楷書寫成，端莊整齊。全篇僅抄錯兩個字。如第 74 行，“謂應說言‘謂（諸）所作者皆是無常’”，此中“諸”誤寫成“謂”；又如第 101 行，“顯示此言開曉問者，故立（名）能破”，此中“立”乃“名”之誤。另外，脫字僅有一例，如第 85～86 行，“（不）離者，謂說如瓶，見無常性，有質礙性”，此中脫一“不”字。《因明入正理論》自玄奘譯出以來，其定本流傳至今，未曾佚失，不過此寫卷不僅有文物價值，而且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也有其一定意義。此寫卷于 20 世紀初由斯坦因收入大英博物館，現藏倫敦英國圖書館，編號 S4956。〔2〕

7. 《能立能破俱正智所攝》殘卷，此寫卷首殘，故缺首題和撰號，其尾部復與有關《法華經》的內容相接，不知因何如此。此殘卷朽蝕嚴重，不但缺損甚多，且字跡模糊，釋讀為難。以往有將此殘卷題作《因明正理門論本》者，不確，茲暫以殘卷首句“能立能破俱正智所攝”為題。從殘卷的內容來看，其中雖引有《因明正理門論》的文句，如“有法非成於有法，及法非成

〔1〕《因明論三十三過》寫卷由行楷書成，字跡比較清楚，故本書不再另作釋文。而且此寫卷只是學習因明的筆記，別無新意，故本書不擬另作專題論析。

〔2〕本書將不另寫專文評介《因明入正理論》寫卷。

於有法，但由法故成其法，如是成立於有法”（第 13 ~ 14 行），但亦僅此四句頌，別無其他《理門論》文句，故此卷斷非《理門論》寫本。且此卷似非唐人寫本，如上述四句頌，奘門大德皆所熟知，引用時不可能出錯，而殘卷所引的四句頌卻有差錯。《理門論》云：“有法非成於有法，及法此非成有法；但由法故成其法，如是成立於有法。”〔1〕對照一下即可發現，在殘卷所引的四句頌中，其第二句脫一“此”字，多一“於”字。這說明引用者對頌文並未真正理解。“此”指代因法，“此非成有法”即指因法亦不能直接成立有法，故下二句云：“但由法故成其法，如是成立於有法。”意即須由作為共許法的因法來成立不共許的宗法，然後再間接地成立有法。所以這“此”字在句中是不容忽略的關鍵字眼，不能脫漏。“於”字的增益則令因法與有法之間的施受關係發生逆轉，也不合頌文原旨。〔2〕再從其他勉強可以看清的文句來考察，可以作出如下幾點推斷：第一，文本的作者缺乏因明的基本理論修養。如云：“違他順己可成所立宗”（第 2 行），“違他順己宗得成”（第 3 行）。“違他順己”是因明立宗的原則，但並非宗得以成立的充分條件，所以如上說法欠當。又如：“能立、能破成真智，故唯悟他；似立、似破成似智，〔故唯〕悟自。見此二量成見智。”（第 12 ~ 13 行）這段話問題頗多。如《入正理論》首頌云：“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3〕這就是說，不僅能立與能破為悟他而設，似立與似破的作用亦在悟他，當然這裏說的似立與似破乃指關於過失的理論，以禪防範，故可悟他。而殘卷卻說“似立、似破成似智，故唯悟自”，顯然與《入論》所云相悖，而且既然其所成的是“似智”，又如何能“自悟”？再說“見、比二量成見智”，更是大謬不然。“見量”大概就是現量，但不是傳統的譯名；“見智”大概即是現量智。此句意謂，現、比二量可

〔1〕《大正藏》第 32 卷 1c。

〔2〕奘譯《因明正理門論本》的四句頌中，其第一句“有法非成於有法及法”的“於”字，以及第四句“如是成立於有法”的“於”字亦均屬多餘，然奘譯如此，已成定譯。其第二句原本無“於”，後人不得擅加。

〔3〕《大正藏》第 32 卷 11a。

成就現量智。這一論斷與陳那的原旨不符，如《理門論》云：“智從現量生或比量生。”這裏所說的“智”，指的是比量智，故《理門論》云：“謂智是前智餘。”〔1〕“前智”指前文所述的現量智，前智之“餘”即是比量智。所以按陳那的論斷，比量智乃從現、比二量引生，而非殘卷所云的以現、比二量成就現量智。第二，殘卷似是信手所寫的零散筆記，在現存 57 行文字中，有關因明的有 20 行，每行約 20 字，約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其餘則為《法華經》方面的內容。〔2〕而且兩部分之間無明顯界劃。如第 19 ~ 20 行云：“真見量者，所謂眼、耳、鼻、舌、身、意；真比量者，所謂□□意，……”至下半行，卻成了“□□擊水以成波，□水□一時動何意”，其所云似已與因明無涉。這種上句意思未盡即轉入不相干內容的下句的情況，在文中其他地方也出現過，如第 15 行云：“□□□□色定非離眼識，因云以許初三攝，由如於……”其中所引的真唯識量只及一半就轉到毫不相干的“由如於……”，真是莫名其妙！于此亦可見其書寫時帶有隨意性。第三，此卷必是晚出之作。如上已述，殘卷引《理門論》四句頌言時，於第二句脫一“此”字，衍一“於”字，可見其必非直接引自《理門論》。據《義天錄》所記可知，《理門論》及其疏記在北宋時已散佚，故本寫卷的作者只能據零星的資料而言，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再如上述所引“真唯識量”，玄奘的原文應是：“真故，極成色不離於眼識[宗]；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因]；猶如眼識[喻]。”〔3〕本寫卷只引了上半段，腰斬了因支，還將“自許初三攝”說作“以許初三攝”。玄奘所立的“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因，前後互相制約，不可或缺，本寫卷的作者似未注意及此。這都是因明衰落期出現的跡像。據此可以推斷，此寫卷當產生于宋以後。〔4〕

〔1〕 《大正藏》第 32 卷 3c。

〔2〕 似與《法華經·譬喻品》的內容有關。

〔3〕 窺基《因明大疏》卷五頁二左，金陵本，1896 年。

〔4〕 此寫卷應是敦煌的一件古廢品，且朽蝕嚴重，故本書不再作釋文，也不另寫專文論析。